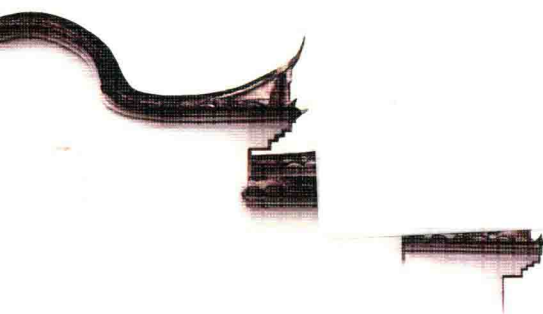


光禄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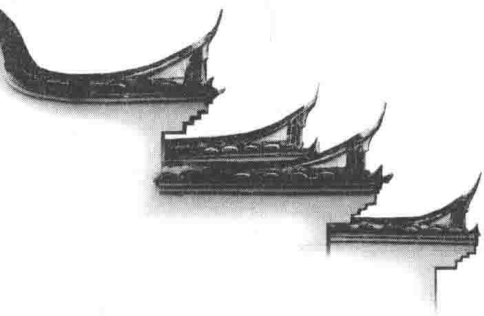
三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陈永和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光禄坊三号

陈永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禄坊三号 / 陈永和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94-0464-0

I. ①光…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4283 号

书 名 光禄坊三号

著 者 陈永和

责任编辑 汪 旭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464-0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奇特的遗嘱 / 002

龚心吕收到沈一义短信 / 006

林芬接到钟律师电话 / 013

冬梅与钟律师的文雅交谈 / 016

娄开放犹豫要不要去参加遗嘱宣读 / 020

冬梅与林芬 / 025

娄开放赤脚到了律师事务所 / 028

第二份遗嘱 / 032

龚心吕到了光禄坊 / 037

冬梅请龚心吕吃饭 / 043

林芬搬家的犹豫 / 050

龚心吕的顾虑 / 058

龚心吕出现在娄开放家 / 061

林芬的心思 / 068

张竞的疑惑 / 073

冬梅急了 / 077

娄开放的疑问 / 083

龚心吕与张竞 / 087

大搬家 / 092

冬梅和钟律师 / 097

第二部

旗袍之恋 / 106

曼丽姨婆 / 109

断七之日 / 115

冬梅的恐惧 / 120

沈芯 / 125

寻访 / 131

林芬和宋婆婆 / 138

沈卓讨厌自己这张脸 / 142

娄开放知道了死者发短信的事情 / 145

沈芯日记 / 149

扫地的学问 / 153

关于逝者短信的调查 / 157

慢慢接近曼丽姨婆 / 163

沈芯离家出走 / 166

冬梅的焦虑 / 170

龚心吕变成了阿五 / 173

娄开放、冬梅和沈卓 / 177

上海之行 / 180

龚心吕的日常工作 / 183

沈芯与墨脱 / 186

墙壁里面的画像 / 188

第三部

冬梅又开始想钟律师 / 194

钟正明的教育 / 197

娄开放的爱情理论 / 201

梦三 / 204

钟正明的秘密 / 208

沈卓看娄开放日记 / 212

娄开放的荒唐想法 / 215

林芬用计 / 220

林芬、沈卓与娄开放 / 223

由梦三而来的感悟 / 227

林芬的忧虑 / 232

张竞上鼓岭 / 236

曼丽跟龚心吕 / 246

光禄坊三号宴会 / 250

雪山寺 / 256

第一部

奇特的遗嘱

谁都想当有钱人，可当了以后才知道，有钱人的脸个个苦瓜似的。为什么？愁多呗。英国有个叫 Juhn 什么的，十九世纪人，绅士，写过许多醒人耳目的文字，据说是法国蒙田级别。他说愁乃雾霾（伦敦雾都），从天而降，人人有份，不分等级，绝对平等；又说愁分三种：实愁、虚愁和冥愁。套今天的话，实愁为生存愁，百姓的柴米油盐，今天想着明天的饭在哪里；虚愁为欲望愁，中产阶级的好车好房好工作，有了还要再有，碗里想着盆里，盆里想着锅里；冥愁为死愁，富豪级别。富豪个个都是睁着眼睛死去，俗话说的“死不瞑目”。没钱人死得无牵无挂，两脚一伸，脚底朝天，嘶嘶就往地底去了。有钱人不一样，头朝天死，头上吊着好几根线，提线木偶似的被线牵着走。牵挂太多，死得不干不净。所以《圣经》上才说，有钱人死后进不了天堂，跟骆驼穿过针眼似的。

改革开放以后，沿海一带先富，唰唰长出一排有钱人来，根肥茎粗，能吸到别人秧田里的水。单说福建福州，福建有钱人比不上广东多，福州比不上闽南多，但薅过去一把还是有的。有个叫沈一义的，就是其中之一，六十三岁，脚一伸，死不透。业务一摊子事，拜托给张竞料理。也不是说放心张竞，张竞跟随沈一义出山，几十年沈一义几起几落，张竞赤胆忠心，一步不离，那是关公、张飞跟刘备的关系。但这些都还不够，能让沈一义安心的是张竞是孤儿，天生阳痿，无妻无子，明妻暗妻明子暗子都没有，光棍一个，太监似的。还有比断子绝孙的人更可靠的吗？但家里一摊子事张竞就管不到了。妻子冬

梅带一女沈芯、一男沈申过，长子沈卓跟前妻林芬过，刀光剑影似的。让沈一义死得不干净的正是这一点。沈一义一共立了三份遗嘱，公证后交给律师钟正明执行。第一份遗嘱是在沈一义死后第二天宣读的。

内容简单明了，主要两点：一，葬礼与骨灰入土仪式从简，但沈卓必须到场；二，骨灰不入土，律师就不得宣读第二份遗嘱。

遗嘱装在一个精致的脱胎盒里。四方黑盒，盒面上贴着银色花纹的贝壳。遗嘱写在绢帕上，墨迹，工整的小楷。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沈一义的笔迹。但冬梅根本没有精力去留意这些细节，她整个心思都被遗嘱的内容占去了。为什么沈一义要留下三份遗嘱？这是什么意思？第二份遗嘱里写着什么？

冬梅迫切想知道第二份遗嘱的内容，这可以理解。谁不想知道老公留下的几个钱要进谁的口袋？墓一造好，选中一黄道吉日，冬梅就急急地想把沈一义的骨灰入土。入土为安嘛。这个“安”当然不光为死人，更为活人。活人不安死人能安吗？令富孀们最头痛的是非亲生子问题。非亲生子是天敌。冬梅的天敌在她婚前出生，叫作“与生俱来”，完全没招。沈卓长得很像沈一义，一看就是一个种的，国字脸，两道浓眉，一张大嘴。性格也像，话不多，平日凡事通情达理，但一倔起来就没边没沿，一条道走到黑，留下一条缝把人夹得扁扁的。

冬梅领教过少年的沈卓。刚嫁过去不久，沈一义把小学二三年级的沈卓领回家。冬梅冰雪聪明，一看父子两个长得像两滴水，就称出小子在老子心里的重量。她做出一副慈母样，千方百计讨好沈卓。这不光是做给老公看的。可恨那小子不买她的账，嘴上了锁，“阿姨”不叫不说，她拿出来的糖果糕点碰都不碰一下，弄得冬梅很尴尬，面对定时炸弹似的：躲，躲不开，粘，粘不上，一脸的笑就僵死在那

里，收不回去也放不出来。半小时后沈一义把沈卓带走了。冬梅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后妈真是不好当呀，才半个小时心就累成这样，近乎挂上了三十把秤砣。那小子眼里有地雷，躲着点吧。好在从此沈一义再没把沈卓带回家。可人也怪，看得见的定时炸弹怕，看不见的地雷就更怕。久而久之冬梅就感觉事情不对，老公能不见沈卓？偷着躲着一定在哪里见，弄不好这房子公司将来都会被那沈卓一锅端？这想法一产生，就像精子让冬梅怀上鬼胎了。鬼胎看不见，生不下来流不掉，只会长，十月、十年地长，在肚里就长成个大瘤子了，压得冬梅好苦。但这苦叫做闷苦，不能对老公说的。说了怕在老公心里破相。破了相，弄不好连老公也保不住。道理很简单，有钱人最怕人盯他钱看。老婆也一样，花可以，尽管花，但不能盯数。就跟那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盯——一个理。这样，冬梅的日子过的就跟外面人看的大不一样了。外面看锦花金絮的，哪一个不羡慕；里面看，就吊着个瘤子，心惊胆战的，什么时候爆炸都不知道。不如让沈卓来家走动算了。冬梅起了这个念头。沈一义过五十五岁生日时，冬梅就建议说：“把沈卓也叫来吧。”没想到被沈一义一口拒绝，态度铁嘴铜牙的。这就让冬梅疑心更重了。她让沈卓进门，照理沈一义应当高兴。难道当那半小时的后妈就使沈一义对她彻底绝望了？

沈一义病危住院后，很多事情才算露出端倪来。张竞给沈卓打电话，叫他来医院。但沈卓一会说在上海出差，一会说在北京办事，就是不露面。到最后医生宣告病人过不了夜了，张竞冲着手机对沈卓大骂“王八蛋”。沈卓倒不硬顶，只软软地说：“我现在在香港。”张竞说：“你爬也要给我爬来。”话在话筒里都炸了。冬梅从未见过张竞发火，倒想看看沈卓会如何反应。结果那天沈卓晚上还是没有出现。倒是第二天沈一义没死。沈一义全身冰凉，脉搏几乎没了，就剩下嘴里

一丝气。也奇了，这一丝气就像点上天灯，把沈一义牵在世上，撑过一天，又撑过一天。等他死的人死不了，大家怪难受的，医生眼睛都瞪圆了，隔三岔五让护士过来摸一摸脉搏。护士一来，大家全围上前期待着下文。“还没呢。”护士抬起头说。于是大家略略失望又散开去。“在等人呢。”一个老亲戚到底是过来人，终于想通了。有了这个说法大家安心了。等谁大家心中都有数。张竞跑出去找沈卓。终于在第三天中午，押犯人似的把沈卓押到病房来了。病房里挤满了人。沈卓一张脸绷着，上刑场似的，谁也不看。张竞把沈卓推往病床。沈卓站在病床前，傻子样看着父亲。沈一义只剩下个骷髅了，手上插着几只针管。张竞推了沈卓一下，又推一下，悄声说：“叫呀。快叫。”所有人都大眼瞪小眼看着沈卓，等了很久，他们就等着受感动，看这一刻。沈卓嘴动了动，叫了声：“爸，我来了。”声音不大，但大家都听见了。奇迹般的，沈一义右眼角慢慢渗出一点泪水，扁扁的，不成粒，但沈卓冬梅张竞都看到了。医生就等在旁边，赶快冲上前去摸了一下脉搏，很笃定地说：“断气了。”大家都很满意，松了一口气，天灯总算灭了，于是才开始哭泣。有感动小的，有悲衰老的，有受病房气氛感染的，总之，进入正常悲伤状态。

这件事使冬梅很受震动。她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首先，称出了沈卓在沈一义心里的重量。三对一。冬梅想，沈芯、沈申和她三个加起来对一个沈卓，甚至还不如。其次，弄懂了沈一义拒绝她让沈卓来家的原因。不是沈一义不想，而是沈卓根本不来。沈卓那张脸，明摆着写满“仇恨”两字，大概写了十几年，也成铜墙铁壁了，才会让张竞一而再再而三请不动。这堵铜墙铁壁沈一义一定撞过，撞得头破血流。所以遗嘱才有非要沈卓到场的交代。这就讨厌了。这一二点加起来对冬梅很不利。俗话说欠钱还钱，欠情还情。老公会算这一屁股的

情债吧。算好以后怎么还？人都死了，老公除了钱还有什么！那份还没公开的遗嘱，弄不好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十几年前她担心的那颗炸弹，引爆的时间就在眼前了。

龚心吕收到沈一义短信

龚心吕在五四路的青春运动馆上了瑜伽课，冲完澡，和比她年轻二十多岁的小桑边说话边打开橱柜，拿出衣服换上时，发现手机里有一条未读短信。黄昏五点多，运动馆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进进出出都是人，周围闹哄哄的。她走出大厅朝电梯走去，一边打开手机看短信，刚一瞥，就轻轻“呵”了一声。

“阿吕！我是阿义。”

她伸出手捂住嘴巴。阿吕！天方夜谭？锈了四十多年的称呼，除了家人，只有沈一义一个人曾经这样叫过她。

她重重呼了一口气，继续往下看。

“阿吕！我是阿义。希望这些文字不要吓到你。自从上次在少体校武术班聚会上见到你，又是三年多过去了。我一直很想跟你联系，但总是有许多事情妨碍了我。

“有件事，除了你我无人可托。会很棘手很让你为难。

“你能不能在本月某日下午两点到五四路 163 号信融大厦五楼，找一个叫钟正明的律师，具体的事情他会跟你说。

“拜托了。

“等着跟你在天上见。”

“天上”?! 又是两个让龚心吕眼睛发热的字眼。是，沈一义已经

死了，这个念头轻轻在龚心吕的脑海划了一下，像流星，消失了。龚心吕的注意力被吸引在信上，看了一遍，又看一遍。电梯来了，周围聚集的几个人一哄而进。龚心吕定了定神，啪地把手机关上。一瞬间，看天地都金晃晃的，亮了。

这是龚心吕收到沈一义的第一封情书，迟到了几十年。他们早过了恋爱时期，没有现在，更没有将来。但龚心吕看到信，心还是像上了船，荡到千里之外去了。五十八的女人还是女人，脸长岁数心不长。心留在十八，动起来依然甜酸苦辣，天地都要变色，比少女时期没聪明一分。

龚心吕跟沈一义是在福州市少年体育学校业余武术班认识的。武术班一共有二十来个人，从全市各个小学选拔而来，只有一个女的，就是龚心吕。她谁也不理，独来独往的。上课的时候， she 就把长长的辫子盘在头上，双手往腰上一叉，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许多男生都被她吸引住了，经常在背后悄悄议论她，但沈一义从来不掺和进去。他那时一心只在练武上，想将来成为万籁声那样的武术家。

有一天在练习时，不知怎么盘在头上的辫子掉了下来，她头一甩，辫子尾巴刚好轻轻从旁边的沈一义脸上滑过。扎扎的，细微舒服的感觉，他闻到一股好闻的香味，深深吸了一口气。

香味是从她头发里发出来的，于是他看了她一眼。她刚好也正看着他。马上，他们同时都把目光调开了。

少体校院子里有一棵白玉兰树，高大挺拔，早春开花时节，飘出一阵阵浓郁的香味。一天傍晚，上完课，沈一义准备离开时，发现龚心吕一个人蹲在白玉兰树下捡什么的样子。他悄悄走上前去看。

地上铺着一条花手帕，她从草丛中捡起一朵白玉兰花，举起来轻轻抖几下，用手去掉上面的土，小心放进手帕里。他忽然起了个念

头，丢下书包，唰唰两下爬上树，坐在树杈上摘了几朵白玉兰花往下丢。

她抬头看他，就只是看，一句话也不说。他脸一热，也不说话，光用手拼命摘花。

后来，她把花拢到一起包在手帕里。他滑下树，站在她面前。她双手抱着手帕，脸红红的。香味，好像不是从花，而是从她身上发出来的。

以后每次训练结束，沈一义都会在少体校门口，等龚心吕出门，跟她一起走，把她送回家。这样一直走到他们小学五年级。沈一义以为一直可以走下去的路，走不下去了。一九六六年七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恋爱遭遇革命，公主遭遇猛兽，结果有张爱玲式的，有王小波式的，也有……龚心吕与沈一义式的，总之他们走散了。相遇之时两人已过不惑之年。沈一义有了林芬跟沈卓。龚心吕有过翁天星又没了。

他们分别前最后见面的那个夜晚，在龚心吕家，沈一义拿出一张揉得稀巴烂的世界地图，两个少男少女趴在地板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把他们知道的国家一个个找过去。

“我要能把这些国家都走遍，跟你一起，死都可以。”沈一义抬头对龚心吕说。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像黑夜大海灯塔上光芒四射的灯光一样。他们那时候十五岁，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不懂。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夜晚，龚心吕没跟他说，第二天上午，她们一家就将被迫离开福州，跟“反革命”的爸爸一起被赶到乡下去。沈一义一无所知，等听母亲说龚家被赶出了福州城，他冲到龚心吕家去时，龚家已经空了。那是心被挖掉一块的感觉，他茫然站在龚家空荡荡的房间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拼命把头往墙上磕，磕到头昏脑涨，脸肿出血，最后

在地板上躺了一夜，在黑暗中他头脑里只有一句话：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问题——被沈一义带到棺材里去了。

龚心吕拿英国护照，名义上是英国人，但这只有在出入海关，她出示那本英国护照时才体现出来，其余时候，无论在英国还是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包括她自己当她是英国人。这没办法，谁叫她长着一张中国脸，就像锅贴，就算是装在英国伟基武德瓷盘里端出来，也没有人把它当作英国菜一样。

怎么从英国回来了？许多人问过她。龚心吕每每不置可否，微微一笑，说：过腻了。

这“过腻了”准确是什么意思谁也没弄明白过，是对英国人还是对英国菜还是对英国风景腻了，还是对所有外国都腻了，只有对中国甚至只有对福州不腻？但是，没有人往下问。大家好像也都明白了。腻了不就是腻了？是腻就可以。总之回来了，回福州了。

闺蜜们都很高兴。

从英国回来四年，龚心吕一个人住一处两套间的公寓，虽然没去工作没玩股票，但她每天过得非常有条理，说忙也不忙，说不忙也忙，每天日程表也都排得满满的：下午散逛福州，大街小巷满城信步，跟碰到的各种各样的老人聊天，然后到五四路的青春运动馆上一个小时的瑜伽课回家；第二天上午，她会静静坐在书桌前一两个钟头，把前一天看到听到的感受慢慢在身体里消化后用笔记录下来。一年一本笔记本。四年下来，已经记了四大本笔记了。笔记本很厚，看上去跟书一样。她把它们摆在书架上，跟书站在一起。感受是零碎的，就像那些生命支离破碎的老人，也像这座古老而又正在锐变的城

市。她想写一些父母辈类似家族回忆录的文字。但材料太零散，老辈的人几乎都死了，只剩下一个九十多岁的远房姨婆曼丽，住在仓山公园路原九中附近。可是曼丽姨婆从不出门也不接待访客，龚心吕不知道怎样接近她。这使她有点郁闷。

龚心吕目前生活中的一个亮点就是跟闺蜜们出去吃饭。总有闺蜜来诱惑她。没有人把她的写作当作一件正经事来看，包括她最亲近的朋友。不就是在电脑上敲敲字吗？业余兴趣，点缀消遣，打发时间……怎么说都可以，但就不是正经事。不赚钱的事，能算正经事？还不如她们养宠物唱卡拉 OK 呢。这都是一个人生活，孤独、太闲惹出来的，所以闺蜜们动辄拉她下馆子做伴。龚心吕知道她们的想法，却不解释。闺蜜嘛，不就是那种自以为比她自己还了解她而又能让她带着微笑接受她们的人嘛。再说，她也受不了诱惑。她当然懂得，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每天需要的营养量只是一片肉或加一片鱼或一粒蛋，吃多是毒。但她好吃，视吃如命。她下了无数次决心减少外出吃饭次数，可一听有人叫吃饭，野火就在她心里燃烧起来。少吃一点不就行了，她对自己说。可进了饭馆，看到饭桌上丰盛的菜肴，她总似鱼入水，再也不愿上岸。是人嘛，谁没有一点可爱的小缺点，她已经快对自己的贪吃绝望了。

绝望了就好了，就跟自己和解了。

但好在不外出吃饭时候她非常理性。早餐起床后先喝一杯姜蜜水，歇会后再喝一杯红萝卜加苹果汁，中午吃一顿正餐，一点米饭，一炖罐鸭子汤或排骨汤，一盘青菜，不外出的晚上她就在家做“掺和面”吃。她喜欢把紫米小米小麦玉米红枣混在一起熬成稀粥，再撒上芝麻核桃磨成的粉，泡出一碗“掺和面”来。动脑时多放点核桃，累了就放几片人参，秋天多点红枣莲子，冬天多点当归党参。根据身

体状况调整。多点什么，少点什么，有时就整个不要。一切东西，不买现成品，现煮现磨现喝。其余东西基本不吃。

既复杂又简单。这是她的食法，也是她的处世原则。

煮粥和喝粥时间外面常常有电话打进来。她就把电话夹在下颚上，边说话边干活或边喝粥，一点不碍事。如果电话没响，她就打开音响，把声量放到很大。她喜欢听巴赫的平均律。老公生前最喜欢的乐曲。她本来喜欢肖邦，不那么喜欢巴赫，但老公喜欢。老公说从巴赫的音乐里可以看到数字，感受到数字的美，由数字之美进而感受到金字塔尖的神。老公通过巴赫创造出一个她永远进不去的世界。从理论上，她知道他说得对，巴赫的终极是美是神，但她做不到。老公死后她差不多天天听巴赫，但终归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正因此，她越来越从心里佩服老公。理论没用。理论永远不会把她带到美和神那里。她知道她这一辈子都不能看到终极之光了。她把巴赫认定是老公留给她的最珍贵遗产。

真正属于她个人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后。她有个习惯，到点就把手机电话关闭。她睡眠不好，有两件事非做不可：一，睡前要有三十来分钟的准备阶段；二，睡后不能有一丁点响声。进入睡眠准备阶段后，她就把自己舒服地安顿在沙发上，双脚搭在矮凳上，从腰身到脚用红花小毯盖上。在柱灯柔和的黄光下，小圆桌上放杯自泡的鸡尾酒（跟“掺和面”一样，材料复杂，做法简单）伸手就能拿到，边喝边漫无边际地想着什么，或什么也不想。电视开着，画面闪动，保留极小的一丝声音，偶尔瞥上一眼。似听非听，似看非看，似想非想，似睡非睡。一切都在朦胧之中。这是她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

阿义过世的那几天，她跟闺蜜枫一起在菲律宾旅游。回到福州机场，刚打开手机就接到报丧的电话。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把它当作假